

古典文学新视野

红楼争鸣二百年

白盾 汪大白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红楼争鸣二百年

白 盾 汪大白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争鸣二百年 / 白盾, 汪大白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201 - 05564 - 0

I. 红… II. ①白…②汪…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136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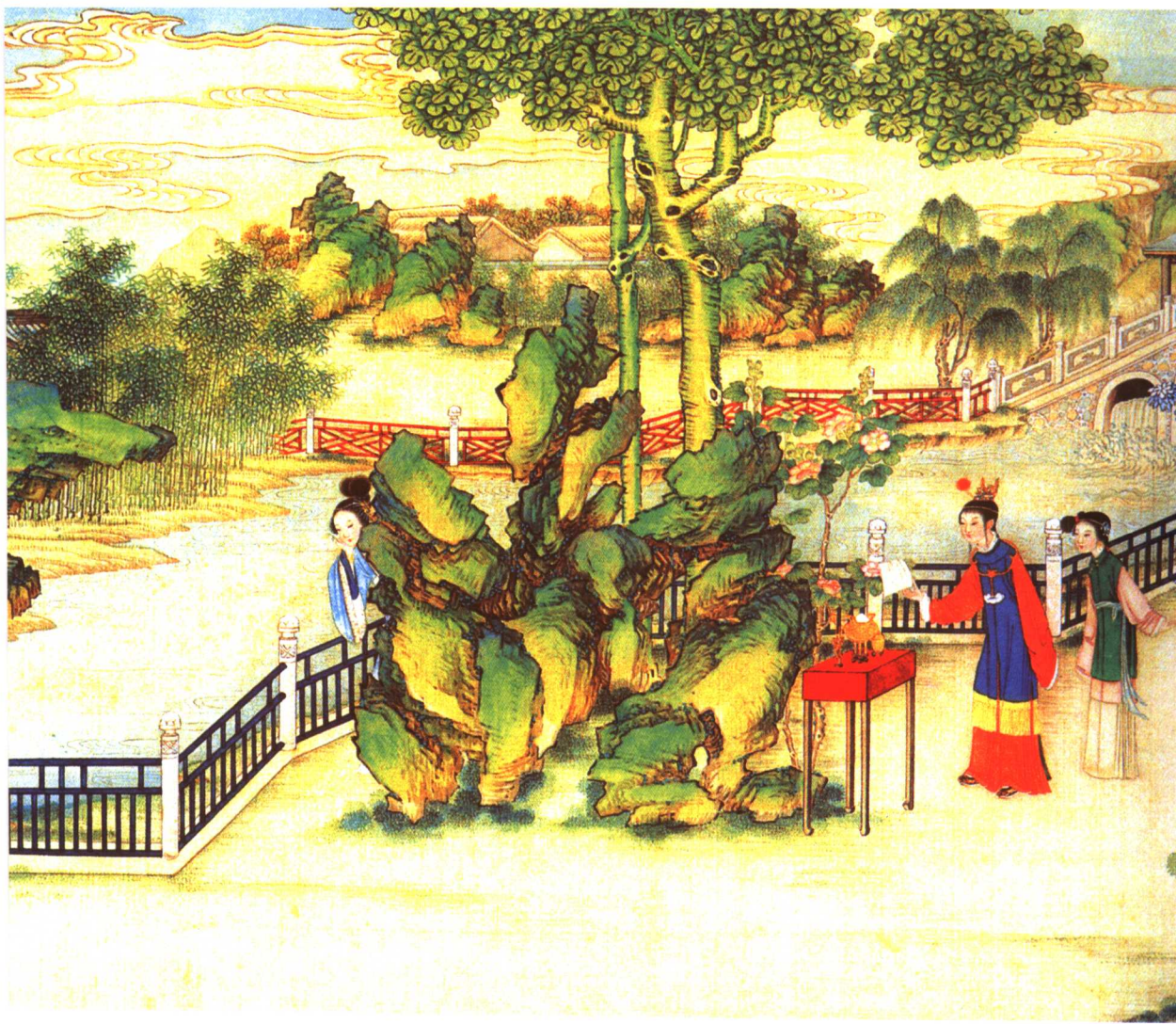
白盾，原名吴文慧，1922年5月生，安徽泾县茂林人，现黄山学院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20世纪5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引起全国重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贾宝玉的典型意义》等文，也引起全国学术界关注。后被划为右派并投入监狱三年，出狱后遣回农村，达18年。80年代以来发表红楼梦研究等多方面的论文200多篇，230余万字；著《红楼梦新评》、《红楼梦研究史论》、《阿Q真谛》、《悟红论稿》、《悟红二论》、《曹雪芹研究》以及经数十年长思之《历史的磨道——中华帝制之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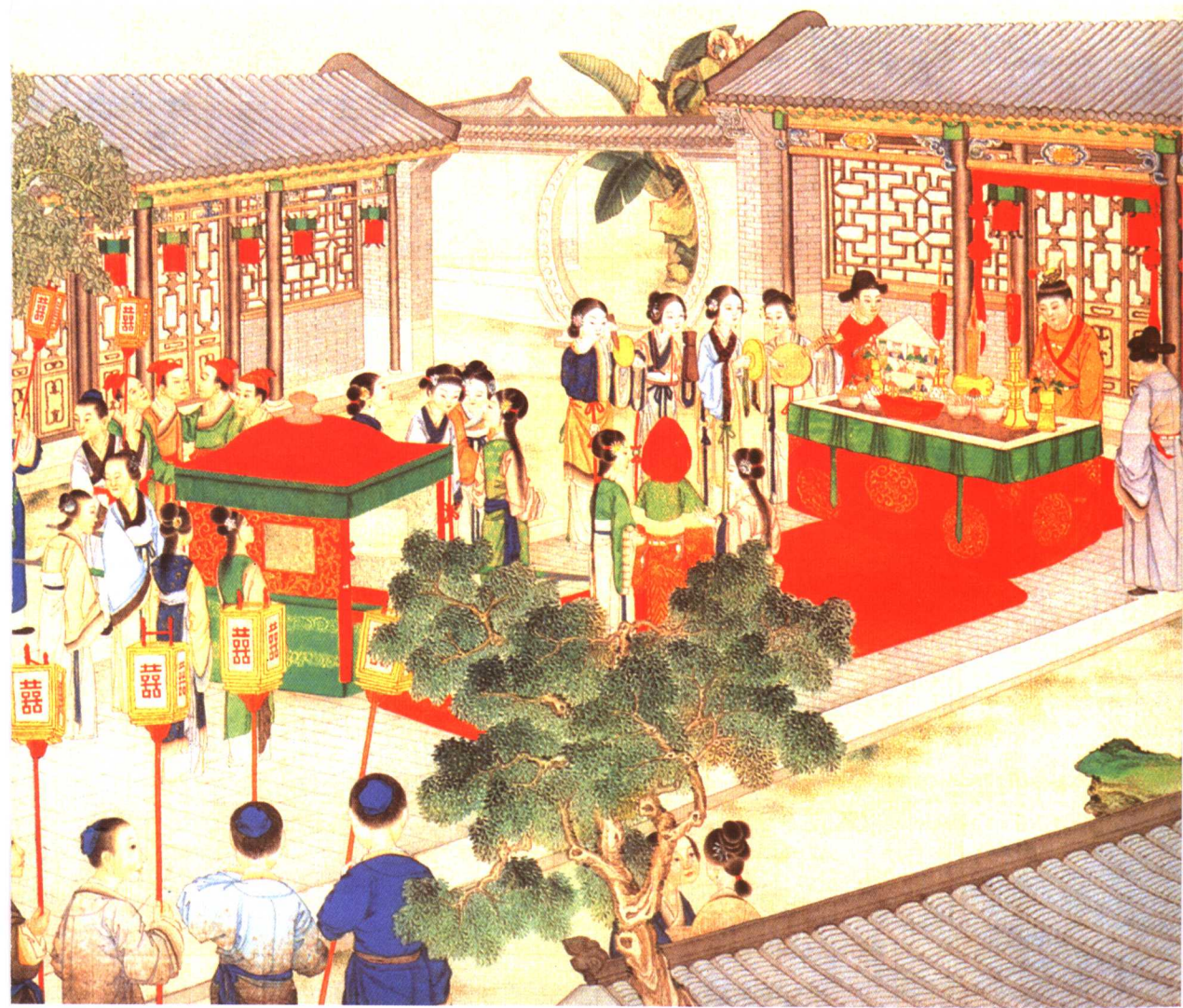
汪大白，1949年10月生。现任黄山学院副院长、黄山学院学报主编、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在《光明日报》、《中国出版》、《孔子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藤蔓之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与智谋——三国演义研究》等专著多部。



贾宝玉初会林黛玉
宝玉痴狂狠摔那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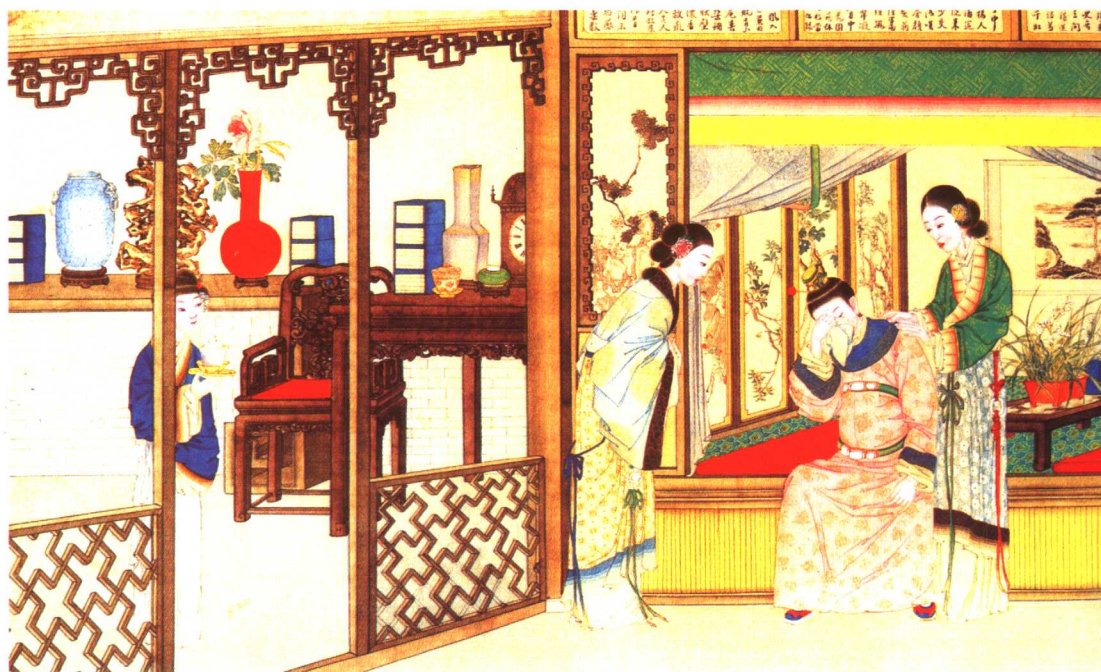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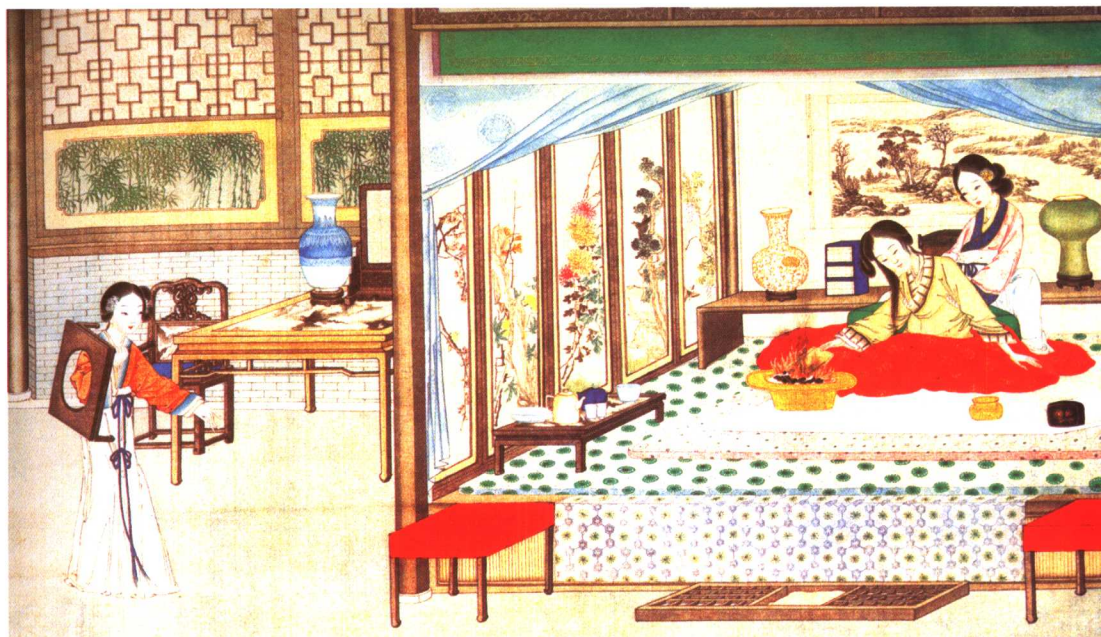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目 录

红楼探索:风雨兼程二百年 (1)

第一章 初期感悟与传统附会(1791—1921)

- 一、红楼探索蹒跚起步 (6)
 - 程、高三序初议红楼 (6)
 - 探索发轫两家分道 (8)
 - 红楼“主情”三家论 (12)
- 二、初期感悟:红楼评点 (18)
 - 评点家说红楼题旨 (18)
 - 评点家说钗黛之争 (22)
 - 评点家说红楼人物 (31)
 - 评点家说红楼艺术 (35)
 - 评点家说红楼续书 (41)
- 三、传统附会:红楼索隐 (43)
 - 索隐渊源及文化心理 (43)
 - 索隐学派的历史轨迹 (46)
 - 索隐所及作者与续书 (49)
 - 考证之论与索隐之辩 (51)
- 四、王国维论“红”异峰突起 (54)
 - 人生“解脱”悟红楼 (56)
 - “悲剧”极品推红楼 (58)
 - 西风掀起“红”盖头 (60)

第二章 新红学与脂本震撼(1921—1953)

- 一、胡适考证:红学新纪元 (66)

作者曹雪芹考订	(66)
“自叙”说是非平心论	(68)
甲戌残本:功不可没	(70)
续书考证得失分明	(72)
二、脂本脂评震撼红坛	(74)
脂本脂评与作者身世	(76)
题名之争与题旨凸显	(79)
宝玉形象遭遇挑战	(81)
“二美合一”与脂本脂评	(85)
三、俞平伯:《红楼梦辨》	(87)
曹雪芹著书题旨说	(87)
“怨而不怒”风格说	(90)
后 40 回续书考证	(93)
后 40 回续书批评	(96)
后 30 回原作“探佚”	(98)
四、时代新潮与红楼新论	(102)
陈独秀:《红楼梦新叙》	(103)
吴宓:《红楼梦新谈》	(105)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108)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	(115)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	(120)
五、鲁迅论“红”大突破	(126)
红楼观念:人情小说	(127)
红楼价值:打破传统	(129)
经典论宝玉:爱博而心劳	(131)
正反兼察评议续书	(134)

第三章 从批俞运动到评红闹剧(1954—1979)

一、建国初期红学开端	(138)
俞平伯与红楼梦研究	(138)
王佩璋与红学三论	(14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47)
二、历史反思:一九五四!	(152)
“三小人物”相继发难	(153)
“批俞”运动风起云涌	(157)
李、蓝论“红”及俞平伯过关	(160)

“批俞”批及周汝昌	(162)
俞平伯红学再斟量	(166)
三、红学实绩三家述评	(171)
何其芳:《论红楼梦》	(172)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	(178)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	(188)
四、时过境迁回放评“红”闹剧	(194)
红楼欲静而热风不止	(194)
正议毛泽东指点红楼	(196)
审视洪广思歪说红楼	(201)
“评红热”之评与“掩盖”说之争	(204)

第四章 新时期的新进展与新成就(1979—2006)

一、红学新起点与新进展	(210)
档案资料的新发现	(211)
红楼滋味:舒芜新解	(215)
聂绀弩新评红楼人物	(222)
红楼启示:王蒙新论	(224)
二、实事求是与续书之论	(231)
白盾:实事求是论红楼	(232)
正视高鹗续书之功	(235)
珍重程本《红楼梦》	(238)
程本署名当署程伟元	(243)
三、红学新成果与新走向	(246)
李希凡:人物评述颇有新意	(246)
徐乃为:红楼新探个性鲜明	(259)
唐富龄:品味悲剧欣赏旋律	(268)
刘永良:艺术文化兼而论之	(276)
四、秦学:创作型索隐与极端性考证	(279)
刘心武揭秘与红学家反诘	(280)
秦学:究竟是何学问?	(283)
秦学:究竟是何方法?	(287)
刘心武索隐与周汝昌考证	(295)

第五章 综论

一、两百年红学的启示与告诫	(302)
---------------------	-------

《红楼梦》:文学?非文学?	(302)
脂本程本:互为水火!	(304)
凡脂皆好?凡曹俱佳?	(305)
伟大渺小:题材决定?	(307)
二、21 世纪红学的展望与期待	(309)
展望:研究模式科学化	(310)
展望:学术格局多元化	(312)
期待学术风气——净化	(316)
期待学者素养——优化	(318)
后记	(322)

红楼探索：风雨兼程二百年

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曾经这样论及“红学”，他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偃坐偃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①

《红楼梦》“一书”何以得为“红学”，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答案或许就在《红楼梦》自身的价值、地位及其相关方面的特殊性，答案或许也还在于人们为之多方求证、长期探索的历史进程中。

《红楼梦》不愧是一部“生活之大书”（别林斯基语）、“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语），问世以来的两个多世纪，读者之广泛、评论之繁多、意见之复杂、争论之剧烈，以及牵涉的思想斗争之严峻、产生的文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人类的脚步匆匆迈入了 21 世纪，回顾二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反思新时期《红楼梦》研究的现实状况，进而前瞻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未来走向，成为《红楼梦》研究者普遍关注并且热烈谈论的重要话题。

21 世纪红学展望的前提和基础，是二百年红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于是世纪之交人们讨论的热点基本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

- 二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其历史分期；
- 二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流派；
- 二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其经验教训。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历史原因，由于历史与现

^①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全书着重号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实的种种关系,由于当代红学的种种状况,“回顾历史、反思现实”的共同话题,却引起种种不同的议论和见解,甚至发生“什么是红学”、“红学何处去”的激烈争论。然而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越“争”越明,道理总是越“论”越透。围绕着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尽管人们的意见存在着明显的、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但是从总体上看,人们的认识终究还是越来越清晰。乐观一些说,人们的讨论和争论似乎都已有了初步的结果、大致的结论。本书撰述的意旨就是,立足世纪之初,着眼红学发展,通过红学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探索一些问题,寻求一些借鉴——亦即所谓鉴往以察今、温故而知新者也。

郭豫适先生曾把“红学史”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我们基本赞同这种划分,只是局部作出“微调”,把迄今为止红楼探索、红学研究的整个历程分作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791年《红楼梦》120回本(程甲本)的问世,止于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版之前。尽管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已经传抄流行,但因数量少、范围狭,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在《红楼梦》的论述、论著方面产生反响。所以着眼于《红楼梦》的探索,着眼于与之相关的论著,我们以1791年《红楼梦》120回本(程甲本)的问世作为纪元。在此阶段之内,情况比较复杂。大量评注依附《红楼梦》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以王希廉为代表的评点家即是主流派,占据“红论”舞台的中心。与之分庭抗礼者是以王梦阮、沈瓶庵为代表的索隐派。评点派是“感兴”式的“赏析”;索隐派是“解经”式的“附会”。在我们看来,直观审美尚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发现;寻求“微言大义”的宏论与作品只会牛马其风。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二知道人、诸联、涂瀛、江顺怡等人的论文、专著,其中包含不少价值尚待发掘。当然应该特别重视的是,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其思考之深刻、见解之独到,犹如空谷足音,一直“曲高和寡”,今天必须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视其固有的学术价值。

自1921年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发表至1954年批俞运动之前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胡适创立的“新红学”,用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订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以及后40回续书及其作者,扫荡了索隐猜谜之说。继起的俞平伯先生在所著《红楼梦辨》中拓宽了胡适开辟的道路,把科学的考证方法引入文学研究的领域,对《红楼梦》的题旨、人物、情节与细节,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特别是胡适发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6回残本、庚辰本,以及敦诚、敦敏诗文中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使湮没一百六七十年的资料重见天日,从而将《红楼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中发表了对《红楼梦》的看法,对《红楼梦》作出准确而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把“历史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写出了从未有过的并非“全好”或“全坏”的“真的人物”;他肯定《红楼梦》是“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的“有

清一代三百年文学之冠冕”。胡适、鲁迅二位所论,为《红楼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尽管索隐学派凭借传统文化《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虽经击溃,死而不僵,呈现卷土重来之势,阉铎、寿鹏飞、景梅九等人纷纷抛出索隐论著,但是毫无疑问,胡适、鲁迅的论红见解、研红成果,仍然标志着这个阶段《红楼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和历史性突破。

自1954年“批俞”运动的展开至1976年“评红热”的终止,是为第三阶段。批俞运动乃是前有批武训,后有批胡适、批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势所必然,无可避免。首先,撇开政治的因素,就《红楼梦》研究史的发展规律而言,新红学的崛起与脂本、脂评的发现,提出了截然不同于120回程本问世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所流行的传统观念,即如俞平伯先生所说“得罪读者”、“得罪世人”的“新观念”,因而形成尖锐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其次,新红学家发现了问题而未能解决问题,他们发现脂本、脂评显示出与程本不同的面目,却未能阐释这种“脂本”与“程本”不同的意义与性质,因而造成理论与学术上的空白。发现问题是历史的功绩,阐释问题应由后人完成。但在残存的帝制文化、帝制心理影响下,人们往往不能平心静气地用科学的态度,从哲学、美学视角上考察这种不同版本、不同观念产生的原因、实质与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情绪化、意气化地以“程”排“脂”,以“脂”排“程”,各走极端,争执不下。再次,新红学家的考证方法发展到“贾家”比“曹家”、“宝玉”比



石头记大观园全景

“雪芹”的极其烦琐、极其荒唐的地步，不合时宜，令人反感。时值建国初期，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要求已经适时提出，李希凡先生、蓝翎先生等满怀激情对传统权威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当时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存在局限，往往以政治论代替文艺论，以历史观代替美学观。李、蓝等人的初期论文，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方面作出了尝试，提出某些有益的见解，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运动方式的偏颇与极左思潮的干扰，妨害了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在此阶段，何其芳先生的《论红楼梦》、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显示出《红楼梦》研究的实绩。前者对作品的思想、人物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许多富有卓识的观点；后者用优美文笔对人物形象作了细致分析，论述充满诗情，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然而其后极左思潮急剧发展，导致十年“文革”大灾难，演出“男女老少齐上阵”的“评红热”闹剧。万花凋谢，一花独放，就《红楼梦》研究而言，是幸呢，还是不幸，颇费评章。不过，这一期间《红楼梦》各种罕见的脂本及其有关材料得以印行，为《红楼梦》研究工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倒也确是事实。

自1977年“评红热”终止直至今日算作第四阶段。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给《红楼梦》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各种观点各申其是，“百家争鸣”局面迅速形成。就整体格局而言，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诸位先生主持的红楼梦学会与《红楼梦学刊》作为主流发挥着核心骨干作用，推动了红学的全面发展。只是主流方面提出的“爱情掩盖政治说”和“索隐有理说”，却也值得商榷。与其分庭抗礼的是资深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周先生原是“自传”说的追随者，其后已将“自传”说发展至于极端，同时自创其“曹学”、“脂学”、“探佚学”；另外他高举“反高鹗”大旗，认为40回续书是有“后台授意”和“政治目的”的“狗尾”，必须“砍掉”，并把“贬高”说推行到《红楼梦》的图书出版和“红视剧”的编写方面，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与之同时，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浪潮来势汹汹，并有七八年来一次之气概，但却缺乏有力证据，难以教人信服。其间又先后出现所谓“脂本、脂评伪造”说和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掀起一起又一起的“大论战”，相当程度上损害了红学界的学术声誉。

但是实实在在地研究《红楼梦》者，也还大有人在。突出者如王蒙先生携其《红楼启示录》、《红楼梦评注》，就像“红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格外引人瞩目。他撇开种种破译、猜谜之说，从作品“文本”审美出发提出一系列看法，如“时间多重性”的提法，就释解了一种争论不休的难题；他对续书也从文学创作视角作出精辟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初，白盾先生提出“以脂论脂，以今论今”的论点，主张从不同版本探寻其异同得失，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续作者有可能续出原作者难以达到的某些佳处。张国光先生赞同这一观点，从版本角度提出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双两说”，于是有了以湖北为中心的当代红学的兴起。就红

学的历史进程看,《红楼梦》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脂本与程本两种不同版本及其不同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之上。《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入,首先应该对这两种版本系统显示的不同性质、不同意义作出必要的探究。忽略于此,其他的种种宏论、种种学问恐怕都将无济于事。

要而言之,二百年来探索者、研究者的兴趣日益集中地倾注于《红楼梦》小说本身,因为人们日益深切地感悟到,《红楼梦》实在是美的丰碑,爱的大纛,情的源泉,人生的宝鉴。它与日更新,与时更新,尽管一时这样那样可能说不清、道不透,但是人们总会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地一直探索下去、研究下去。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大哉《红楼梦》,再评一千年!”亦如王蒙先生所说:“曹雪芹和《红楼梦》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只要着眼于不同版本,立足于小说文本,《红楼梦》探索者的探索终将日益深入地揭示出《红楼梦》的真谛。